

新加坡

高考多少分能在新加坡读大学

如果说前不久有什么全民关注焦点,恐怕就是高考了。就连一向高唱“自由万岁”的单身汉同事在网络会议之余也会问一句:“国内高考多少分,换算过来,能在新加坡读到好大学吗?”

闻言,我忍不住打断他:“新加坡实行的教育制度是不能单用国内高考分数来衡量的。”看



他一副愿闻其详的问号脸,我干脆把新加坡土著同事拉过来一起浅浅讨论了一下。

平时多听到本地小孩念叨要考“N-level”、“O-level”、“A-level”,但到底是何意味,还真没太深究过。了解过后才知道,这种“level”其实就是新加坡剑桥水准考试的不同阶段,是由新加坡教育部与英国剑桥大学考试局共同筹办的国家级考试,英联邦各国均认可,国际公信力很高。

新加坡现行教育体系里,小学前四年的课程完全统一,四年级后,再根据学

生能力不同,将其分配到课程内容和进度完全不同的三种班级。而再度学习两年之后,小六会考(PSLE)还会有一次分流。

小六会考决定了学生能否进入政府中学,以及所进中学的水准。它被认为是个体学术生涯第一个分水岭。就连狮城天后孙燕姿都因为孩子小六会考而停工,由此可见本地人对此的重视程度。

中学阶段分为特别班、快捷班和普通班。这些班次的差异从入选人数比例就可窥见一斑:每年只有约百分之五的小学毕业生可以升入特别班,半数及以上的人进入快捷班继续学习,而另外百分之三十八的毕业生则升入普通班。特别班和快捷班学制为四年,普通班则需要到第四年接受N-level水准考试,通

过后再修读一年才可和前两个班次一样,进行剑桥普通文凭考试。不过大多数普通班学生在N水准考试后往往不再继续修读,而选择进入技术学院。

等到中学四年课业完成,学生可以通过O水准测试申请本地初级学院、5所理工学院,或选择私立学院、海外大学预科等再深造。硬要类比一下的话,这个阶段类似国内的中考。

再完成两年学业后,新加坡学生面临的就学求学的终极挑战,那是堪比国内高考的A水准考试。通过该考试的学生能直接申请新加坡本地政府大学、政府理工学院以及英联邦国际知名学府。比较人性化的一点是,新加坡A水准考试允许重考不理想科目,并从中选择较高的成绩来申请大学。不过,从2027

年起,新加坡将取消O水准和N水准考试,统一以剑桥教育证书(SEC)考试取代。

中国同事眨眨眼,懵懂地问道:“说来说去,那国内高考多少分,换算一下,才能上新加坡的大学嘛?”

土著同事笑了:“非要硬说的话,中国有个‘省级特控线’的说法,高出这个线80分左右可以冲新加坡顶级大学,比如新加坡国立大学(NUS)、南洋理工(NTU);如果超出50分左右,可以考虑管理大学(SMU)、科技设计大学(SUTD);要是刚过本科线不如考虑一下优质的私立大学。”

中国同事惊讶道:“你怎么还知道中国高考的特控线?”土著同事大笑:“因为我儿子想去中国读清华啊!”



海燃 旅居星洲多年,热爱分享美食美景和一切小确幸来治愈我们的人生。

威尼斯

威尼斯的水上巴士

第一次上船之前,我对威尼斯的想象基本来自中学课本:湛蓝的运河、两头飞翘的贡多拉,以及船夫路过里亚托桥时,忽然引吭高歌,唱一段意大利歌剧,引得桥上的人与船上的人纷纷鼓掌。

但到了地方,当地物价让我



和同伴立刻放弃了乘坐贡多拉游览威尼斯的计划,加上我们还要游览散布在威尼斯主岛周围的多个小岛,必须乘坐水上巴士(Vaporetto),单次购买这种“公交船票”的价格是7.5欧元,按照行程,我和同伴买了每人35欧元的48小时通票。

威尼斯水上巴士,不仅是船,更是游客观察本地人生活的绝佳窗口。

1号线水上巴士还没从威尼斯罗马广场码头开船,我就大受震动,这场景,太像作家池莉在《烦恼人生》中刻画的“上世纪80年代武汉轮渡拥堵场面”了。码头的闸门一开,推着行李箱、背着大背包的游人,就与提着菜篮子的本地居民,争先恐后地往船上涌。

意大利人是有提携儿孙传统的,30多岁的青年还与父母

同住,每天要吃妈妈做的饭,于是,60岁的老妈妈每天要去集市上买一大篮子蔬菜与海鲜;65岁的老父亲还要去码头准备驾驳贡多拉,因为这是一份好活,驾驶执照通常可由儿子继承;40来岁的中年人赶着送孩子去学校,自己好去上班,为预防游客的大箱子挤到稚子,赶紧将孩子扛了起来……当地居民也要出门,他们买的是只针对本地居民的水上巴士月票。如何判断你和本地人挤在一起?除了颤音轻快短促的意大利语,还要看他们是否一进船舱,就把贴近玻璃窗的位置留了出来……窗外,是他们司空见惯的美景,拍照的位置,就留给那些不时惊呼的外国游客吧。我留意到,当法国人、德国人、韩国人在船体的摇晃中,叹息刚才手机对焦又没对准时,本地人脸

上的表情,混合着骄傲、淡然与一丝微微的怜悯,是的,这是本地人对游客少见多怪的同情。

水上巴士每一次靠站,码头上的人群往里涌,下船的人往外涌,对人都是一次忍耐力的测试。本地人一定会避免站在船舱出入口的位置,那里,才是人流漩涡的中心,我看到一个站在人流漩涡里的姑娘,被人推得几乎双脚离地,姑娘急中生智,一下子跨坐在自己的滚轮行李箱上,为周围的人腾出了0.1平方米的位置。

水上巴士这么挤,不坐行不行?不行。因为威尼斯几乎没有树,加上水面的蒸腾作用,整个城市散发着稠粥般的潮闷气息,这座城,有名有姓的桥就有400座,每一座桥都呈希腊字母“Ω”形或“π”形,如果你去某地办事或游览,走水路,乘坐一两站“水

上公交”就行了,走陆路往往要在太阳下步行40分钟,而且,无论是游客拖着行李箱反复爬台阶过桥,还是本地人推着婴儿车过桥,都很吃力。

既然来了,坐船就成了刚需。当我从布拉诺岛(Burano)坐船回古城,在码头排了70分钟的队,才挤上船,每个游客脸上都混合着满足和疲惫,像刚参加完一场载歌载舞的年会。水上巴士驶离布拉诺岛时,那些民居还像童话世界里的奶糖一样,在夕阳下沁出甜蜜。敷上薄薄金光的浅蓝、嫩黄、粉红、薄荷绿,让这个黄昏,比我经历的任何一个黄昏都要接近于电影或戏剧。此刻,我仿佛坐的不是船,而是一种行进在密度极大的世界文化遗产中的机缘。水上巴士的溢价,此时就很合理了。



侯睿恺 曼彻斯特大学会议口译硕士,热爱旅行,翻译出版7部小说及散文。

巩留

库尔德宁的阳光

尼克,这个十九岁的哈萨克族少年笑起来的时候,就像穿过库尔德宁云杉林的阳光,明亮又干净。

他长得很好看,大眼睛,眉眼之间带着哈萨克族人特有的轮廓,笑起来的时候眼角微微弯起来,像新月,青春飞扬。

他是库尔德宁马队的训导安全员,工作就是带着游客骑马。他手拉一根白色的牵引绳,带着两



匹马,我和他一人骑一匹。

他戴着景区里最常见的棕色宽檐帽,穿着一件黑色夹克,背后印着印第安人的羽毛头饰,裤腿塞进高筒靴里,灰色的裤子上溅满了泥点子。那是他一趟趟骑马走过泥泞小路时,马蹄扬起的泥浆留给他的印记,这是他一天工作的勋章。

我们骑马穿过云杉林。库尔德宁美得不像真实的世界——山坡上,云杉层层叠叠,从谷底一直壮阔地铺到山顶,像一排排沉默的巨人守护着这片山谷。

每当有树枝低垂,或是下坡的时候,他都会无一例外地提醒我小心树枝啊或者抓牢把手。他明明还是个应该被父母呵护的孩子,但在安全这件事上,却老成得像一位呵护孩子的父亲。

我问他:“你上下班,都骑马吗?”他说是的,骑马上下班,一个多小时的路程。他的普通话还不错,带着哈萨克族特有的腔调。我因为想起去年在那拉提快速策马奔跑的欢快,便问:“那你下班回家,会让马跑起来吗?”他转过头,笑了,语气不急不慢:“不,我不让它们跑。它们干活一天已经很累了,就让它们慢慢走。不着急啊,反正我迟早会到家的,早一点晚一点,都会到的。”

我们骑的两匹马都十二岁了,比起那些年轻的小马,它们格外沉稳。路上他聊起哥哥:成绩很好,大学毕业后在乌鲁木齐工作,很早就离家求学了。而他自己不爱读书,就在景区马队做事。“我哥哥那样的生活很好,”他顿了顿,“我的也很好,虽然我

们不一样。我快乐地过好每一天。”那一刻,我是有些惊讶,一个十九岁的少年,竟活得这样通透。他带着与生俱来的聪慧,很自然地谙熟生活哲理,绝不跟生活扭着来。

他的人缘很好。路上遇到其他同事带着游客骑马过来,他都笑着用哈萨克族语跟他们聊上几句,不知道他们都说了什么,反正每次双方都哈哈大笑。他唯一一次严肃起来,是有一位同事对他说了一句话之后。他迅速扭头看向我,用严肃的目光上下检查了我的马镫和坐姿。我问:“他是不是说我马镫没踩好?”他小小地虚惊一场,说:“他说你坐歪了,吓得我怕你要掉下去。”

那一刻,他所有的责任都藏在那双爱笑却突然失去笑意的

眼睛里。

我们又从阿郎雪山骑马回到出发的地方。他翻身下马,叮嘱我不要自己下来,他来帮我安全下马,并笑着对我说:“姐姐,玩得开心。”我认真地看着这个十九岁的哈萨克族少年,那双大眼睛看着我,像山间小溪一样纯净。他快乐、认真、踏实地对待他的工作。我说:“愿你一生快乐。”

他的笑容如野生郁金香一样绽放了,洋溢在他的脸上,你看,那穿过库尔德宁云杉林的温暖的阳光一直都在。

在这片云杉静静生长、溪水日夜流淌的童话山谷里,遇见这样一个纯真善良的少年,真好。森林因他而更温柔,库尔德宁这样美好纯净又梦幻的童话世界,配得上他的善良和热情。



杨晓阳 “80后”,黑龙江人,居南京,江苏省作家协会会员,作品散见于各报刊。